



鄆 鄆 現 代 劇

王老漢進院記

孫秉靈編

長 安 書 店 出 版

王老漢進院記

(邯鄲現代劇)

孫秉元編 韓真芬設計封面

長安書店出版

西安東大街318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號

陝西省新华書店發行

西安東四路105號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64 印張： $\frac{5}{16}$ 字數：8,800字

1959年12月第一版 195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號：T10096.842

定價：(乙)0.04元

內 容 簡 介

这个小戏通过王老汉进敬老院的一段过程，表现了农村公社化后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和干部关心社员的无比热情，也具体而生动的说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一定教育意义可作新年、春节演唱材料之用。

王老汉进院記

时 間：人民公社化后。

地 点：华州公社某敬老院。

人 物：王老汉：六十八岁，无儿无女，但精神很健壮，是一个热爱劳动閒不下的人。

赵德容：女，二十来岁，敬老院院长，性情明朗大方并善于体貼和照顾老人。

王福民：男，約三十岁，福利委员，对老人很关心，办事沉着，性情談諧。

王老汉：（ 揩粪籠高兴地上唱花音五更 ）

● 拾滿一籠粪，
急忙轉回家，
这才是返老还童心勁大，
做活还要賽娃娃。
（ 轉唱崗調 ）。

我老汉今年六十八，
耳不聾来眼不花，
擰繩子又能把席打，
选种晒花憚芝蔴。
每日里粪筐肩膀挎，
抽空喂猪喂老鴉。
为的是社会主义早建成，
又为了幸福万代把根扎。

（白）新社会把老年人可当事咧：公社成立了敬老院，干部們劝我进院，我想我現在还能跑能走的，岂能給社里增添麻煩嗎：說到这里，我还是进院好呢？不进院好呢？（筹思介）不能进院，哎，决对不能进院呀！

（唱太平調）

不能进院不能进院，
我岂能給社里添麻煩，
人若問我就說不情愿，
也免得干部們来糾纏。（下）

赵德容：（起曲牌在音乐声中高兴地上唱采花）

舀一盆清水当庭洒，
从炕角扫到炕底下，
鸡毛掸子把土打，
桌椅又用展布搨。

（轉唱一串鈴）

毛主席象呀当中挂，
总路綫貼在象底下。
一块白土几碗水，
屋內圍牆齐粉刷。
白藤紙又把窗子糊，
圪里圪塂真清雅。

一張芦席可炕大，
金黃的麥草鋪底下。
要試試适意不适意，

（落閃扁担尾）

哎呀軟的，哎呀詔的，軟的詔的，詔的
軟的，活象个土沙法。

（轉唱崗調）

霎時間屋子內起了变化，
西安哪大旅館比不上它。

敬老院里幸福大，
这都是毛主席的好办法。

（轉唱銀扭絲）

王大伯今年六十八，
孤孤单单沒有娃，
干部都劝他，
进院来安家，
不情愿不知他为了啥？
福利委員和我商量，
我俩把計定停当，
啥都拾掇好，
忙了多半晌，
他不来真叫人心发慌。

（白）王大伯外人啥都好，这次叫他进敬老院，不知为啥总說不通。結果，村上五六个老人看他样子都不进院了。今早我和福利委員定下了調虎离山之計，趁他出去拾粪，把他鋪盖搬过来，然后等他来取东西，再設法劝他进院，飯都吃罢了，怎么福民还不見来呢？

王老汉：（上唱山茶花調）

早起我拾粪下地去，
回来不見舖盖被，
灵草娃給我餅一遍，
才知是福利委員搬了去。

（白）呃！这伙干部劝我进敬老院，我沒答应，他竟然把我的舖盖搬过去了。我可莫說干部呀干部，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敬老院是幸福，你看如今工农业并举，生产大跃进哩，村上劳力还是短，人常說“立木頂千斤，麥稭絲頂三斤哩”。我人虽老精神可好，进敬老院这事嗎？可不能“瞎子往戏园跑哩——盲目冒进呀！”我看还是找福利委員給他要舖盖去！

（唱山茶花）

迈开大步往前奔，
要找干部說原因。
我老汉忙把門儿进，
高喉嚨大嗓子先喊福民。

(白) 福民，福民：

赵德容：王大伯，你找福民做啥呀？

王老汉：嗯，問褥子被子呢？

赵德容：(故意打岔) 噢！問褥子被子哩，可不是夸咀的話，你看咱敬老院被子的布多好，褥子的棉花壮的也不少，真是粉壁墙热烘炕，褥子被子放两床，新芦蓆花被单，好象睡在棉花山，慢說褥子被子，卽就是吃的穿的也管保你老人趁心呢。

王老汉：好我的院长哩，誰倒問你哪些，我是問我的褥子被子哩。

赵德容：噢！噢！那你不早些說明白，可是說問褥子被子哩。(又急轉口气) 你的褥子被子不見了我們咋能知道呀？

王老汉：我可莫說你們这些干部，光看我的走手哩，把人舖盖搬来还假装不知道，我可打开窗子說亮話哩，想叫我进院，我可不依从。

赵德容：进院是为了你老人家享幸福，你咋还不依从？

王老汉：那你岂不知“花有几样红，人性各不同”。

赵德容：照这说来，大伯，你当真不进院了？

王老汉：不是当真，谁还哄你呀。

赵德容：哎，王大伯呀！（唱琵琶调）

王大伯你且坐仔细思量，

你自己莫要错主张。

从前可怜难把福享，

到院里生活有保障。

王老汉：（唱勾调）

说什么生活有保障，

没儿没女受惶惶。

进院去谁把我赡养，

只怪自己命不强。

赵德容：（唱采花）

说什么无子命不强，

新社会你还是旧眼光。

只要你老人把院进，

王老汉：（夹白）进了院是咋向？

赵德容：（唱秋千尾）

哎嗨哎嗨咦呀、早晚侍候、燒湯捧茶、
問寒問飢有我承当咦儿哟。

王老汉：（唱勾調）

說什麼有你能承当，
冬冷夏天热得慌，
早晚侍候怎么样？
吃的喝的你說端詳。

赵德容：（唱勞子）

年老人到冬天火气少，
我給你搭火盆又把炕燒，
縫一頂布风帽把臉保护，
做一双毡底鞋內放狗毛。

王老汉：冬天倒还可以，不知到夏天又咋样侍
候我老汉哩？

赵德容：（唱尖尖花）

夏季天气热难熬，
湿手巾抹涼席热气頓消，
再把扇子搖，美美睡一觉。

王老汉：白天虽好，人一上年紀癱脚笨手的，
不知到晚上早起又咋侍候我呢？

赵德容：（唱五更崗調）

老年人瞋睡少，
晚上蚊子咬，
端一把竹椅坐在巷道，
讀報紙听广播多熱鬧。
半夜想睡覺，
我进房把灯照，
棍棒挪开防止跌跤，
清早起倒尿盆把地扫。
洗臉水准备好，
叠被把炕扫，
这样侍候你看好不好？
那达不对你指教。

王老汉：好好好！啥都好，可有一样，人老了
着在咀上撓哩，进了院可不知能让我吃
得如意嗎？

赵德容：哎，大伯呀！（唱崗調）

論做飯我自己还有一套，
咱院里呲食堂誰不說燎。
年老人吃东西不在多少，

咸和淡要均匀口味宜調。
白米飯熱蒸饅又虛又大，
面要薄菜要爛不敢燒焦，
每一天三壺茶我能辦到，
保險叫你老人快樂逍遙。

王老汉：（接唱）

听罢言来哈哈笑，
公泔化真好象搭天桥。
老年人一下跌到福窝，
更难得哪青年人品德高。

（旁白）哎呀呶呶！我实想说给她个“冷气攻心”，出些难题把她难住，没料想人家“四两棉花弹了一大堆”，讲得还满有理！

赵德容：（唱尖尖花）

王大伯一旁不住笑，
这一下事情就开了交。
回头我把大伯叫，

（白）大伯！大伯！

王老汉：你叫我做啥呀？

赵德容：（接唱）

快进院我给你把茶烧。

王老汉：（唱采花）

方才問我和你开玩笑，

你这娃也太信实了。

大伯我身強精神好，

劝你今后再不要唠叨。

赵德容：（唱紧五更）

听罢言事不妙，

这老汉是个窍，

剛才談話我看有了門道，

却怎么猛然变卦了。

（白）說了半天，你咋还不愿进？

王老汉：这娃！我根本就不愿进。

赵德容：你不愿进？我非到上边报告你不可。

王老汉：报告我，你可报告我的啥呀？

赵德容：报告你的啥哩？我报告你不服从领导。

王老汉：噢！那我也要报告你哩。

赵德容：报告我，你还能报告我个啥？

王老汉：报告你个啥？报告你是强迫命令。

赵德容：好大的主語，那只要上边批評，我承認錯誤，反正你的舖盖我沒見，你要找福利委員，就坐在那儿等着。

王老汉：等着就等着。（坐等介）

王福民：（上唱崗調）

今清早和德容同把計定，
保險叫王大伯要进院中。
这事情我还要把他瞞哄，
把破綻被看出可就不成。

（进门假装生气頓足介白）真倒霉！真倒霉！哎、哎！

赵德容：（故意問）啥事嗎？看把你气成哪样子。

王老汉：福民，你来咧？

王福民：噢！王大伯你搬过来了好，你老人可不知道……。

王老汉：（惊奇的問）啥事嗎？

王福民：今天在公社开会，为办敬老院……。

赵德容：你这人光說出五关斬六将，咋不說你呲喝米湯屙一炕？你給大伯說啥就說，

可提的你咋开会办敬老院干啥呀？

王福民：你不要急，叫我往下说吗，在公社开会为办敬老院，我可把批评挨扎咧！

王老汉：为办敬老院，咋还挨批评呢？

王福民：哎，你听呀！（唱紧西京）

开会社长批评我，
干部们意见更是多，
都说是王大伯是模范功劳高，
不让他进院为什么？
又说我拖拖拉拉是窝囊，
又说我对敬老院的含义不明确。
这怪我来那怪我，
大帽子扣了一磊磊。
气的我肚子能憋破，
张口结舌没啥说。
若不是我虚心把检讨作过，
说不定还要挨毒戳。
幸喜得王大伯今搬过，
（夹白）哈哈！（接唱）
满天云散我心里乐。

赵德容：看把你高兴的，你王人伯根本就不愿意进院么。

王福民：（故意問）怎么說王大伯不愿意？

赵德容：不但不愿意，而且（拉长声）根本不愿意。

王福民：哎，大伯，你再要叫我这福利委员老鼠钻风匣，两头受气咧！

王老汉：（唱西京調）

見福民他为我受批評，

倒叫我老汉心不宁。

罢罢罢我只得把院进，

把我的要求要說清。

（白）好吧，不耻你的为难，进院能行，但是我还有几个要求呢。

赵德容：只要大伯答应进院，你有啥要求尽管的說。
王福民

王老汉：哎，你听呀！（唱崗調）

听罢言来笑哈哈，

我老汉高兴得心开花。

两件要求問題大，